

大漢蕃金盜



大漠黃金盜

大漠黄金盗

王玉佩 著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625 字数：270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ISBN 7-80535-179-1/I · 33

定价：4.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章回小说，写的是黑龙义侠韦华山前往东北掘金购买洋枪，壮大义师的故事。韦华山率骑返皖的当夜，被僧王窃知，遂派亲信胡六黑率清兵围杀，并严令：不见韦华山的人头，定将胡六黑处死。故事由此险象环生：英雄破敌走北国，红装引路出古镇；聚义杀贼护黎民，黑龙江中袭敌舰；智斗恶魔护黄金，黑龙屿岛盗洋枪……。

全书据史详写，演事述义，情节惊险曲折，传奇色彩浓，既歌颂了义侠们舍己为众，捐躯报国的崇高精神，也描写了他们带有神奇色彩的爱情生活。

目 录

第 一 章	义士返里 联兵除暴议大业	1
	清军围寨 恃强逞凶袭豪杰	
第 二 章	宏图在胸 英雄破敌走北国	11
	险情燃眉 红装引路出古镇	
第 三 章	虎口余生 韦华山巧遇友朋	23
	河岸报恩 小王爷义救好汉	
第 四 章	大战冰河 急中生智斗追兵	33
	议购洋枪 真情泄露护黄金	
第 五 章	惜别故土 惨泪悲洒先祖地	43
	依恋河山 热血愤染黑龙江	
第 六 章	深山投宿 结交新知论天下	55
	窝棚议事 辨认旧敌动刀兵	
第 七 章	捍卫华夏 黑松屯群英聚义	65
	严惩奸细 比武场小丑逃命	
第 八 章	强兵压境 聚义棚计讨敌军	76
	大帅出阵 古河岸智诓司令	
第 九 章	将计就计 巧引豺狼入陷阱	86
	以兵换兵 暗送恶魔迎枪口	
第 十 章	疯犬落水 摇尾蒙蔽善良汉	97
	主将困敌 纵火焚烧侵略军	

第十一章	阻敌救民 舍命护宝	义军血战沙俄兵 勇士围攻贪财贼	107
第十二章	恶狼相残 善鹿互助	争夺黄金动杀机 寻觅重财设猎网	117
第十三章	失金复得 追兵又至	密林重议宏图计 荒山再挥斩魔剑	128
第十四章	敌兵围剿 义士受逼	黑松屯英雄被俘 鲟鱼脊死马挨刀	138
第十五章	飞盗偷袭 哨兵失言	密松林黄金再失 古庙街奇士又现	149
第十六章	贼心不死 壮志犹存	贪司令哨所追金 韦华山公堂斗敌	159
第十七章	心狠手毒 智高谋广	牢笼严锁东方狮 囚室难禁飞天龙	170
第十八章	营救难友 护卫郎君	义军夜袭边陲镇 烈女饮弹奇集湖	181
第十九章	重整旗鼓 又遇贪鬼	英雄计议走南洋 谋士献策探深山	190
第二十章	勾心斗角 齐力抗顽	哈拉岭群魔舞刀 古椁房义军护宝	200
第二十一章	撬棺寻财 攀崖探路	死尸惊飞司令魂 豪杰吓破敌兵胆	211
第二十二章	孤军无援 雄心不泯	边陲镇再入圈套 鞑鞑海又斗凶顽	222
第二十三章	大义凛然 小谋失算	黑龙屿思国忧民 苦役地痛心疾首	234

第二十四章	监狱磨剑 木场试锋	不畏牢门固如磐 何惧俄兵凶似狼	245
第二十五章	匆匆出逃 急急追踪	勇士雪困原始林 巡丁锁封警戒线	257
第二十六章	人性灭绝 狼心狠毒	地狱鞭刑撕皮肉 山林骗局戮良善	268
第二十七章	遍撒诱饵 巧设机关	韦华山暗查凶手 大老黑严惩恶徒	279
第二十八章	海纳百川 壁立千仞	容下屈辱铸神威 撇却色欲冶豪气	290
第二十九章	再树雄心 又闯虎穴	狱中密商盗枪计 客房试投钓鱼钩	301
第三十章	刺探机密 图谋大计	小罕子哨所送酒 两好汉库房盗枪	313
第三十一章	盗枪遭捕 聚金营救	英雄愤入死囚牢 善妇义货贞节体	323
第三十二章	山川含泪 宅邸会敌	绞刑架下哭英灵 回牢路上遇奇人	333
第三十三章	巧施奇谋 奋战追兵	携枪逃出黑龙屿 驾船冲进鞑鞞海	344
第三十四章	海上突围 国门遇救	黑龙屿颌首别英雄 克勒穆敞怀拥勇士	354

第一章

义士返里 联兵除暴议大业
清军围寨 恃强逞凶袭豪杰

十四骏马似疾箭流星，切风扬尘，驰骋在广阔无垠的皖北平原上。路过茨河下游的枣木桥，天近傍晚。金秋季节行将坠地的落日余晖，把农人打扮的骑士的衣帽抹上一层淡淡的金色光环。滚热的汗珠，顺着疲惫的脸腮滴落在飞颤的马鬃上。尾随在最后的那位骑士，面露焦急的神情，突然猛抽几鞭，窜至前首，高声问道：“韦爷，还有多远？”

“十八里！”紧前边的那位骑士，英武中透出几分文静，似有书生的谦和，又含武士的果断：“到了韦家寨饮马歇脚，明日起早赶路！”

“好的！”

战马啾啾，蹄声得得，扬起的尘埃在晚霞的光照下化成一条腾飞的彩色长龙……

又行十里路光景，巨大的夜幕神奇般的顶头盖将下来，近禾远村，隐现墨轮。路过九道湾，突然杀出一彪人马，截住十骑的去路。那马左兜右转，前冲后仰，终难突围。那位叫韦爷的高声怒问：“何人截路？难道不让我韦华山回家探望父母吗？”

“哈哈！果然是三哥回来了！”领头截路的大汉一挥手：“各位弟兄住手，是自家人！”各自壮壮队伍，催马抖缰，直奔韦山寨而去。

“四弟，你怎知道我要回来？”

“英王陈玉成已派人告诉我们韦家大寨的捻子趟主，说你要带人马前来，和我们联合抗洋灭清。我带人在此等了两天了。”

韦华山问：“寨子周围村庄的人，是否知道我要回来？”

“我们趟主已对队伍上的人讲了，四乡八里全都知晓。”

“坏事！”韦华山大惊，“四弟，僧王手下的副将左宝贵与守备胡六黑正在这一带剿捻，他们要探到消息前来偷袭如何是好？”

韦老四哈哈笑道：“胡守备前几天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早跑回寿州去了，怕他弄鸟！快走，趟主都该等急了！”

韦华山劝道：“敌我双方争斗，万事以防为先，四弟不可粗心大意。我们速速进寨，事情办毕，立即撤离，你等再设兵布防。”

不多一会，人马来到韦家大寨。但见高大的寨门前吊桥悬起，黑黧黧的寨墙宽厚坚固。韦老四命守桥的兵丁落下吊桥，人马进了寨内。韦华山一行穿过一条窄巷，拐到宽街，迎面看见一拉溜有二十多个铁匠炉，帮手呼呼拉风箱，师傅抡锤响丁当，烈火熊熊，铁花飞溅，正在打造兵器。韦老四向韦华山夸口：“三哥，你看咱们干得咋样？”

“也就是那个老样子！”韦华山显得不以为然，“有没有造出新家什？”

韦老四摇了摇头：“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从古传到今，咱还能翻出啥新花样？”

韦华山没有言语，跨步急行，随老四来到一座四合大院门外。韦老四一声呼唤：“老三回来了！”就见从院里走出一位壮汉：三十五六岁年纪，浑身穿蓝，彻地挂靛，气宇轩

昂，仪表非凡，苍劲挺拔，英雄威严。头戴宝蓝缎英雄巾，肋下悬一把青锋宝剑。在二十几位武士的簇拥下，脚踏虎步，朝韦华山走来。韦老四赶紧趋前，告诉华山：“这位就是韦家大寨的捻子陈趟主！”

“久闻大名，相见恨晚！”韦华山站定施礼。

陈趟主以礼相还：“在下陈玉清。早闻韦爷熟读孙武，经多见广，在英王手下为将，智赛诸葛，勇胜关张。今日前来共议抗洋灭清大计，定有高谋！”遂邀韦华山与己并肩而行，返回聚义大厅，分宾主坐定。不多一会，摆上宴席，为韦华山接风洗尘。

酒过三巡，陈玉清显得迫不及待：“在下原系贩盐为生，虽读几年‘子曰’，但与鲁夫无异，喜欢直来直去，就请韦爷把合兵之计详告诸位，以便壮大义军，共建霸业！”

韦华山慢慢把酒盅落下，凝神蹙目，略微沉思，朗声开言：“陈趟主并诸位义兄，今坐的聚义厅亦是在下的祖居寒舍。在家门里说话，理应推心置腹。此次受英王重托，来皖北联兵，本应竭尽全力。然忆起天王在咸丰元年金田兴师，南征北战，加之近日路途所见所闻，不免生些疑虑，正思他途。联兵之事，只好就此搁置了。”

众人为之大惊！

陈玉清原先那股冲天的虎劲似熊熊烈焰当头倾水，面呈冰霜，圆睁二目，急问：“这是为何？”

韦华山冷静地回道：“只言片语，难以说清道明。”

“你惧怕清兵？”

“清兵不可惧，然清廷目下所为可虑。”

“你惧怕洋人？”

“洋人不可畏，然夷技难防难抵。”

“你信不过我们的义军？”

“义军虽百姓，然实胜一母同胞，义可信而策可疑。”

陈玉清面色陡变，愠怒难抑，继而又问韦华山：“那么，你忠不忠于天王？”

“天王洪秀全乃一代英杰，其功业将永垂青史。然大丈夫立身为国救民，对所事之主亦不应唯命是从，要视其所为，有叛有忠！”

陈玉清听到这些，强按心头之怒，暗暗思忖：韦华山之祖父乃道光年间的一任知县，其父韦宏福后又经商多年。华山自幼入塾，挂冠之年随姨夫的商船在黑龙江一带贩运皮货，管帐理事。咸丰二年，运货至苏州，不幸货物被清兵所抢，他一怒之下，才去加入了天王的义军。不久家父因他参加天军，被官府捕杀，韦氏族门走投无路，扯旗结捻。由此看来，许是韦华山留恋昔日富贵，惧怕洋人、清廷，想学苗沛霖背叛义军。若是如此，不如就便擒而杀之，免除后患！

陈玉清想毕，右手暗拔佩剑，向护卫亲兵递了个眼色，冷冷地说：“听韦爷所言，尽管有枝蔓掩隐，但似有叛逆之意。恕我直言：在下之所以扯旗结捻，一为报清兵诛杀亲人之仇，二为解救苦难的同胞不被清兵所杀。所憎所爱，不言自明。若是韦爷大逆不道，就别怪我陈玉清剑下无情了。看在同乡的脸上，留个全尸，将你葬在韦族祖坟，也算我陈玉清尽情尽义了。”说着，呼隆站起，呛啷抽出青锋宝剑，直指韦华山面门，怒喝：“你还有何话说？”

随韦华山前来的九名武士，如天将神兵，唰，齐聚在华山身旁，早已奋袖出刃，明晃晃的短剑匕首，直对着陈玉清。陈玉清的二十名护卫也个个握刀在手。双方霎时拉开搏斗的阵势。

韦华山的面色却平静如初。他左手端盅，右手提壶，徐徐斟酒，哈哈笑道：“自家弟兄，怎能动起刀枪？喝酒！”端盅一饮而尽，轻抬右手，向随行人慢慢一挥：“退下！”

陈玉清这才细看韦爷：虽是着装未改，但青蓝衣衫适体，非是俗流，二目透出胸中志，外表饱含豪杰风，威武中隐文静，谈笑时露果毅，毫无叛逆贼子之相。心中不禁疑惑：他今日前来，到底摇的什么鹅毛扇？遂收剑再问：“你到底想咋着？”

“我既然说出暂不合兵的话，自有道理。”韦华山语意温和，“只是陈趟主把我的话截住了。倘若愿听，我便直言不讳。”

“那就请讲吧！”陈玉清示意卫士退下。

“好！”韦华山重端酒杯，“那就请诸位饮下一盅酒平平心气。”

待众人饮酒毕，韦华山才不紧不慢地道：“天王自金田起事，到永安建国，攻长沙，破武昌，跨赣皖，轻取金陵奠都，遣师北伐，战绩辉煌。而在天王看来，都是天命归子的一再应验，而把将士的作用搁置一旁。为什么呢？因为他本人从孔门的学究变成一个畸形的天主教徒，自创了‘神人一体’的学说。天朝全名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洪自称天王，居天位之中，为日；杨秀清为东王，领天位之东，为风劝慰师；萧朝贵为西王，领天位之西，为云师；冯云山为南王，领天位之南，为雨师；韦昌辉为北王，领天位之北，为雷师；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国，为电师。洪秀全还自认为是上帝次子，尊耶稣为兄，所以，他自称‘奉上帝之命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诸位试想，由于他自称天王，开初不把其他义军，如我们的捻子看在眼里，如今强敌齐下，

他才想到各路义军，然大势已去，岌岌可危，这是我韦某叛其之一。”

陈玉清将信将疑，又问：“第二个理由呢？”

“这倒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了。”韦华山又喝干一杯酒：

“自林则徐大人在虎门焚烧英人的鸦片烟开始，外国的各种货物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其中就有洋枪、洋炮及造机器的手艺。清兵已开始使用洋枪洋炮，也就是外洋称之为‘热武器’，杀伤力异常的大。而我们太平天国军队，大都使用大刀、长矛和弓箭，即是从古至今的冷武器。清廷的官员都说：‘人心齐、地利熟、胆气壮，此三者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此三者我之所长，而贼之所短也。’那么，再看一看我们的天国天军。天王在南京登基，却迷了洋教，疑虑下属将官听不听他的使唤，而忽视了天军的兵器改良。诸位请想，长此下去，我们的刀枪剑戟怎能敌得过洋枪洋炮？这便是我叛天王的第二点。然而，我只叛其不足之策，并未叛其道，陈赓主何必动怒呢？”

“乖乖，这一条被韦爷说到点子上去了！”陈玉清恍然大悟，“咱捻子的义军也有这个闪失，着实吃了清兵洋枪的亏。韦爷，依你之见，我们这个路咋走？”

韦华山道：“昔日在祖父衙署，曾认识了一个叫冯桂芬的。他有些话说得很有见解，比如，他曾说：中国积弱受辱，民穷财尽，屡受外夷侵掠。为了强国，必须富兵，‘师夷长技而制夷’。他主张，‘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中华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只要得西人之要领，精万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就同样能造出战舰、火器。由此可以看出，朝廷正在加紧用洋枪洋炮装备自己的军队，我们为何不应想到这一着呢？因而，我想在洋枪上做

点文章。”

众人点头称是。陈玉清攥拳擂桌：“娘的，我们也得换手中的家什，弄点洋枪来使使，不然，真要被清兵和洋人吃掉了！”

“对对，”众人应道：“弄到洋枪咱就不怕了！”

陈玉清急忙问：“韦爷，你打算用什么法子搞洋枪？”

“买！”

“你有多少银子？”

“没有一钱。”

“那你用什么买？”

“金子！”

陈玉清松劲一截子：“银子都没一钱，哪里来的金子？这不是半空里撂砸锤，没准头的乱砸吗？”

韦华山正色道：“我自然说出来，就有几分把握。”

“什么把握？百姓们穷得丁当响，铜钱也难拿得出；官府银库里有，就是去抢，也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弄到。”

“咱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向百姓要，得自己出力流汗！”

“笑话！”陈玉清摇了摇头，“百姓们世代出力流汗，到头来还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为这，咱才扯旗结捻。你就是汗流成河，也难见金子的面！”

陈玉清呷了一口酒：“我把实话捣出来吧：我随姨夫的商船在黑龙江收购皮货那几年，常听人说：黑龙江流域是镶金边的三千里河山。每年流入东大洋（太平洋）的江水里，含有黄金二十五万六千两（十六两制，即合八吨）之多。据讲，在离漠河六十多里的地方，有条老沟河，那里能挖到金子；还有额尔古纳河东岸的两口子一带，现在就有很多人在那里挖金子。所以，要想打败洋人和清兵，必须从长计

议。我带人前去东北挖金，用金子再买洋枪，运将回来，换掉义军手中的刀枪剑戟，定能完成抗洋灭清之大业！”

陈玉清喜得哈哈大笑，两眼眯成了一条缝：“韦爷，听到这里，我才算摸清你的内八卦！依我之见，咱这棋分两路走：你带一铺人去挖金，设法多买洋枪；我带领义军弟兄，和清兵捉迷藏，看准机会，或盗官府库银，或夺官兵洋枪，一步一步地把咱的土家伙换掉，为百姓们打出一个天下来！韦爷，你看怎么样？”

“好！就这么办！”韦华山忙对随行的人说：“赶快准备，立即启程！”

陈玉清道：“韦爷一路辛劳，歇息一日再走！”

“不！”韦华山二目透出警惕的光：“陈趟主，我北行的消息已走露了风声。不但我要马上走，你们也要作些防范，严防清兵偷袭！”

“胡守备被我们打……”

陈玉清一句话没说完，守寨的兵士突然来报：“禀趟主，我们发现寨门外黑鸦鸦一片，象是清兵围寨！”

“咦？”陈玉清的两个眼珠惊得象要跳出来，“这个胡守备还真不怕死？”遂命道：“各路兵马出营护寨杀敌！”

不多一会，但见韦家大寨内，马队前边跑，步兵紧后跟，灯笼火把耀眼明，四门布下英雄兵。弓箭手持弓待令，大部队呛啷有声。红缨枪赛七月高粱，三股叉闪耀尖锋。催阵鼓打如爆豆，众军呐喊震沃野。陈玉清和韦华山各自披挂，率兵上阵。

今晚率兵袭击韦家大寨的，正是左宝贵手下的守备胡六黑。韦华山前来商议合兵的消息，已被僧王知晓，因左宝贵率兵在寿州防备天军，他向胡六黑下了绝令：“今夜攻打韦

家大寨，不惜一切代价，要把韦华山活捉。如若有失，提头来见！”

胡六黑不取怠慢，立即率骑二十，兵勇一千，抬驾云梯，马拉重炮，火速赶到韦家大寨，列兵布阵，将寨子围得铁紧。胡统遂命用大炮轰打寨墙，然后让兵丁扑过寨河，架梯强攻。就听呼通通大炮连响，顿见寨墙倒塌数十个缺口，火光冲天。清兵扑河架梯，向寨内猛攻。

尽管寨墙高大厚实，怎顶得住这铁炮的轰击！不多一会，义军和清兵便接头格杀。战有顿饭之时，义军渐渐抵挡不住。陈玉清一见，忙对韦华山说：“都怪我粗心大意，没料到清兵会来这一手！”

韦老四一旁插话：“昨天我就告诉你：僧王运来了大炮，你还不信，今天遭他们的暗算了！”

“快去率兵杀敌！”陈玉清懊恼地令道，“我和韦爷商量对策！”韦老四急忙走开。

韦华山道：“陈趟主，看来敌强我弱，硬拚必然吃亏，需火速突围，才有生路！”

“也只有如此了！”陈玉清果断地说，“按刚才在聚义厅商讨的方法办：你骑马率领同阵来的弟兄先突围出去，往东北挖金买洋枪，我带弟兄给你断路。我要有个不测，你定要为我报仇！”

“这样办吧：你我同时朝两个方向突围，来个声东击西，使敌兵首尾不能相顾。不管谁能逃得出去，都不要忘了天王和其他义军以前的教训！”

“好，就依你！”陈玉清纵身上马，率一队兵丁向南冲去。

韦华山遂令同来的义士，上马向吊桥方向冲杀。没走三

丈远，顶头碰上胡六黑，火光照耀下，但见此人：身高八尺，面如乌金纸，黑中透明。两只大环眼，叠暴双睛，长一个蒜头鼻子。四方口，见角现楞。浑身穿黑，如烟熏的太岁。看样儿只有二十多岁年纪。骑一匹黑驢马，腰中挂剑。手握一把短洋枪。韦华山看罢，心中暗道：原来这个鸟守备，就是胡圩墩财主胡老跣的儿子，名叫胡六黑，曾和自己同窗读书，他也是杀害双亲的凶手！便勃然大怒，喝道：“好个胡六黑，你竟然用同窗父母的鲜血为你升官发财铺路！无耻之徒，拿命过来！”“嗖！”随手掷过一把短刀，直扎胡六黑的面门！

胡六黑一声冷笑：“长毛贼，你的死期到了！”举起短洋枪，对准韦华山掷来的短刀，“叭”地一拨，随即扳动扳机，“砰”地一声，直射韦华山。韦华山早有防备，将身子一侧，躲过子弹，心知不可取胜，带领众人向前冲去。胡六黑随后紧撵。

等跑到打造兵器的铁匠炉旁，韦华山一行四面受敌，被围在垓心。胡六黑高声向清兵令道：“捉住韦长毛，僧王有重赏！拿洋枪的站在前边，快放！”

那些持洋枪的清兵装上子弹，一齐瞄准了韦华山率领的义军，就听胡六黑命道：“预备——放！”

“砰砰叭叭”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只见韦华山等人，你先他后，扑扑通通，从马背上跌将下来。胡六黑哈哈仰天大笑，随后向众清兵一挥手：“快把韦华山这几个长毛的首级割下，回去领赏！”